

《世界史經典名著》

星期二 34

王遠義

2007 年九月

近現代世界的形成，主要是指資本主義的產生與發展，逐步成爲一個世界體系，過渡到世界帝國主義，終而引發來自左右兩方的挑戰：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它的主要內容包括：哥倫布發現美洲的歷史意義；西歐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由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東西方富強的分野；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國際工人運動；反列強侵略與殖民的民族解放運動；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活力與危機；近現代世界形成中的創造者、勝利者：資產階級、國家、西方白種人；近現代世界形成中的受害者、創造者：農工百姓、弱勢民族和族群、有色人種；二十一世紀：誰的世紀？怎麼樣的世紀？

對於二十世紀的人們言之，自由主義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諸價值從何而來？又適向何方？何以人們當維護它，甚至爲它犧牲而戰？這些重大的問題，苦惱著、折磨著、啓示著二十世紀的信仰者、反對者與疑惑者。兩次毀滅性的世界大戰；來自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左右兩方的挑戰；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恐慌；世紀末全球拜物主義、科技唯物主義的氾濫；民族主義的再生怒火；宗教衝突的新根源；種族、族群、性別政治的衝動撞擊；在這些劃時代的歷史歲月中，人們清楚地見到自由主義民主在攻守進退間，在自我調適中，在希望與黑暗裡，浮現出、刻畫出許多的精神面貌與理論思考。任何嚴肅的人們，都相信這是人類文明存續的關鍵問題，也各循著不同的思想、觀點、立場，冀求尋覓出一個最佳或較佳的答案來。然而，自今視之，世人雖付出極大的努力去探索，也見諸許多可敬的成果，但是，二十世紀的人們似已失去十八世紀啓蒙思想家、十九世紀自由主義者的樂觀與自信。這種結果是福是禍，是值得肯定抑否定，自留與各家各人的判斷，但似乎我們可以此般地看待它：二十世紀是一個獨特的世紀，當人們過去已經且如今仍處於政治、社會抑鬱不適的情況，然而，過去人們所依賴、相信解決問題的革命方法，早已被遺忘了，或被視爲失效失時了。怎麼辦？讓我們回頭由世界歷史的發展來反省。

十八世紀下半葉以來，西歐與美國所代表的自由主義民主國家或社會，其誕生與發展，在理論上、實際的問題上，始終處在暴力、革命、改革、自由等力量

交錯的環境中。英、法、美三國所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the bourgeois-democratic revolution）率皆有賴於貴族、地主、商人的歷史性聯盟，向上以暴力從專制的王權或統治階層爭取自由，向下以武力、法治與教化來馴服農民、紀律化工人，俾以建構、維持一種足以支持資本主義市場與生產的社會秩序。自由主義固然不能完全等同資本主義，但是西方民主革命的發展，確實導致或導向了城市或資產階級之資本主義民主的興起。

就世界歷史的發展觀之，在這個歷史時期開出的西歐與美式的自由主義之路，其它的國家、地區，之前似乎不見先例，並且之後甚難成功地追隨、複製。而就自由主義國家本身來看，亦是問題重重。在思想上，啓蒙（the Enlightenment）思潮哺育、啓發、鼓舞了自由主義，然而，英法美啓蒙思潮本身，始終存在著一個兩難或一種張力。一方面，它設定人性具有跨越時空的普遍原則，理性、包容、人道（亦包括對人之激情[the passion]的承認）、自由、幸福成爲新的、不容折扣的價值，另一方面，特別是蘇格蘭啓蒙思想家的努力，啓蒙思想家意識到，人除了天賦的慷慨與合群外，亦賦與著追求自利遠勝於他利、眾利的另一天性。人們對此問題的爭論，始終不休，但他們大抵相信經由理性的適當運用，端正合宜的社會是可以出現的。當這般的論理產生後，啓蒙的思想家首先自然要質疑這樣的見解：當下政治秩序的安排是源自社會契約的神聖性或必然性。他們認爲，當下的政治安排，毋寧是源起自眾利或社會的必然性。

隨著商業、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啓蒙思想家還見到，社會分工固然增進了社會的財富，同時也帶來了社會新的異化、不平等。亞當·斯密和弗格森（A. Ferguson）對此皆有深刻的體悟，在解決問題上，他們很清楚地區分了客觀（objectivity）與中立（neutrality），希望找出政治秩序下的社會安排（arrangement）之秩序，運用人的選擇與行動去「改進」（to improve）社會的弊端。斯密的門徒邊沁（J. Bentham）對於市場所可能帶來的邪惡、不善，更敏感於其師，他主張增強國家的功能，以處理社會秩序的問題。運用國家的機器與機制來變革社會制度，勢將賦與國家更大的權力來解決社會無知與既得利益的難題，而啓蒙思潮所特重視的自由價值，自將處於國家各種嚴峻的威脅。

到了十九世紀末葉，人們逐漸瞭解到，啓蒙所珍惜、堅持的價值，正面臨著各種相反或反對力量的阻礙：貿易戰爭、國際間的衝突、人性的貪婪與征伐、專制主義的頑強與盛行，以及統治階級其巨大的既得利益。這些力量，有些來自啓蒙思潮的外部，有些則來自按照片面啓蒙原則、理念所產生的力量（不論是可預

期的或意想不到的)。除了這種實際的問題外，理論上，啓蒙心態的人們亦面臨另一種難處：各種不同的社會安排之形式，其歧異性、多樣性正適以毀損啓蒙思想所立基的普遍自然律原則。

二十世紀裡，受啓蒙思潮影響極深的自由主義（者），自然得繼承來自啓蒙內部的兩難或緊張，亦得應付來自外部反啓蒙力量的挑戰。二十世紀特別是西方的政治思想，正是面對著這些歷史性的難題與危機，展開它的思辯與求變。

自由主義的歷史與發展很獨特：它迄今存在不過兩百多年而已；成功地實行此一價值與制度的國家，在二十世紀初時，為數亦不多；然而，它竟能自信地宣稱道，它所揭示的各種理念，代表著普世的、終極的、前所未有的、無可超越的價值。換言之，自由主義民主是在很特殊的歷史時空中出現、發展，但不到百年，它卻將全球捲引到一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置身事外的國際體系中，世人在此體系中，為尋求支持、反對或超越它的價值而生而戰；此一幕劇，自今視之，仍將盛演多時，此點無人能否認，但是戲幕何時而落？是否有劇本可恃而演出？或是否按著即興的「劇本」而行進？甚或究竟有無導演指揮著它的演出？世人如今似已無較肯定的答案了，或各有各的答案了！

在上述處境中，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人們，努力地面對與求解此一實際上的、理論上的難題。二十世紀末葉，西方自由民主的社會，出現了深刻的危機，人們爭辯著政治契機（political moment）的問題，並且重新思考啓蒙思想的立基、目標與實踐諸議題。哈貝瑪斯堅信，啓蒙的大業未成待成，其進步的、解放的目標仍值得全力以赴，如能實現、釋放現代性尚未圓實的潛能，那麼自由主義普世的目標（如自由、解放、自主等），將非夢境。哈貝瑪斯的方法是為民主的言行尋求與維持一公共的空間，公民在其間經由溝通理性的實踐，最終可以獲致一致交感的同意。傅柯視此為神話，斥之為謾言。傅柯指出，啓蒙的概念範疇與政治語言，隱藏著、包含著精心設計的宰制形式，因為它們是經由排他的、鎮壓的、征服的言行而召出的邪術魔法。至於權力，它祇是一種遊戲（game）的策略，無所不在，又永無休止地重複宰制的競賽。傅柯不相信溝通所獲致的知識，可用來限制權力，因為知識與權力本質上是無望地糾結在相互構成、相互滲透的關係中。

從上述而綜論，本學期的課程將從全球的觀點或世界體系的觀點來討論現代世界的形成。將用此研究途徑，使我們側重的是：何種歷史機制將整個世界連接、納入到一個命運襲襲相關的現代世界？故而對於國別的、單孤區域的、個人（英雄）的史事，我們將略人所詳。

本學期的教科書為：

1. 樊亢，《資本主義興衰史》
2. Robert Marks，《現代世界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中文本。
3. 汪熙，《英國東印度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 斯塔夫里阿諾斯 (L. S. Stavrianos)，《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中文本，下冊，5-7 編。
5.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上課同學被期待主動參與課程的討論，就重大而困難的歷史議題，進行學術性的對話，盡量避免**常識性的、意識形態性的、政治性的**解讀。上課同學每學期得就課程相關讀物撰寫專題讀書報告。原則上，我指定下列書籍為準，同學可擇其中一種來撰寫：

1. 艾德華多·加萊亞諾，《拉丁美洲被切割開的血管》
2. 康拉德，《黑暗之心》
3. 費滋傑羅，《大亨小傳》／亞瑟·米勒，《推銷員之死》(英若誠譯)
4. 吉爾斯·彌爾頓，《荳蔻的故事》
5. 史坦貝克，《憤怒的葡萄》
6. 奈波爾，《大河灣》
7. 若澤·薩拉馬戈，《修道院紀事》
8. 馬奎斯，《百年孤寂》
9. 馬爾羅，《人的境遇》
10. 路翎，《財主底兒女們》

任何關於課程的問題，如願在課外找我，可與我約定時間，在我的研究室討論。我研究室的號碼：33664724。

成績評量方法為：期末考 40%；報告寫作 40%；出席上課 20%。